

汤军◎著



千手千眼 之

喋血山河

1935-1939

国是谁的国，家是谁的家；观音千手，谍战无形

每颗棋子在发挥作用的同时都会暴露破绽
如何弥补，是博弈者之间超卓智慧的较量
两个智力相当的对手，一个夹在他们中间的女人

不动声色地进行生死搏杀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千手千眼之

喋血山河
1935-1939

汤军◎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千手千眼之喋血山河 1935-1939 / 汤军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1-12943-7

I . ①千… II . ①汤…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448 号

千手千眼之喋血山河 1935-1939

QIANSYOU QIANYAN ZHI DIEXUE SHANHE 1935-1939

作者 汤军

责任编辑 阎循平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357 千字 印张 20.5

ISBN 978-7-221-12943-7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序

本书是三部曲《谁的国家谁的家》（简称《谁》）的第二部。第一部是《谁的国家谁的家之非常谍战 1931 ~ 1934》。名字挺长吧，而比名字更长的是内容。这套谍战小说从 1931 年讲到 1945 年，第三部正在创作。此后还会有后传（1946 ~ 1949），以及后后传（1950 ~ 1979），堪称谍战的史诗。

从影视的角度说，现在谍战剧很火，无论年代戏还是现代戏。以后它还会继续火，这是个极富魅力的类型。从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就可看出潜伏式谍战有着怎样的生命力以及何以延绵至今。

本作之所以叫“谁的国家谁的家”，是为超越信仰之争，还原人性之本。为写出不一般的谍战，《谁》突破以往谍战题材作品那种福尔摩斯式封闭系统，不再局限于一个封闭的单位（诸如保密局、军统局天津站）或一个封闭的城市，而有了广袤维度。它以开放思维看待谍战，设计出开放系统：国统区与共统区相呼应，谍战与战争相呼应，时代大事件直接嵌入。

而这广袤维度之一就是 将谍战置于战争和政治斗争之中，使谍战更有趣味，不再是简单情报传递或破译密码。原本谍战就不单纯，而有着非常多义的能指和所指，《谁》只是把这些内涵释放出来而已。

维度之二是对国共特工叛徒的描写，这在以往谍战作品里很罕见。叛徒难，做特工叛徒更难，需时刻提防原来同志的暗算和现在同志的白眼。《谁》设计了好几个性格鲜明的叛徒型人物，初为叶平文（原型顾顺章），后为李士群（也是汉奸）。这种人物性格复杂，使二元国共争斗陡然深刻，也起到沟通国共及日伪组织的枢纽作用。

维度之三是国共特工合作抗战。只有少数谍战题材小说（如《借枪》）写到国共合作，而《谁》从叙事之始的 1931 年就提到“九一八”事变。国共两党在颠覆日伪阴谋及暗杀日伪特工上巧妙互援，既合作又斗争，为国共谍战的红与蓝

增添奇异色彩。

维度之四是国民党高层特工的秘史。《谁》写到了徐恩曾与费丽（原型费侠）的婚姻，还着墨于戴笠与胡蝶的故事，并与谍战融为一体。

维度之五是反向潜伏。《谁》大量描写国民党特务如何打入共产党内部，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共统区。

维度之六是日伪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经济谍战，这也是以往谍战题材小说未涉及的。

《谁》就是这样一部突破既往的精心之作，既能看到谍战的伦理，又有许多思想诚意的点滴。而谍战的韵味，也因此醇厚起来。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篇 转折之间

001

1. 月光 003
2. 闷炉 011
3. 海上花 029
4. 赤水 053
5. 设局 064
6. 有间 077
7. 无间 088

第二篇 卢沟望月

103

1. 落袋 105
2. 暗号 114
3. 双面胶 129
4. 忆长安 144
5. 惊蛰 171
6. 琵琶 175

第三篇 海上列传

195

1. 幕中密 197
2. 卢沟晓月 219
3. 四面八方 224
4. 杜鹃插画 254
5. 极司菲尔 278
6. 勤无边 288
7. 观自在 304

第一篇



1. 月光

这北平城真叫个静啊。那些叫卖声都哪儿去了呢，那些小孩唱的朗朗歌谣呢，那些车声钟声谈笑风生呢，那些鸟儿马儿狗儿猫儿呢，那些锅碗瓢盆铜锣唢呐呢？没了，全没了。这静的世界里，只有夏一钧和董洁紧紧抱在一处。他们不想打扰了这静，只默默地相互抚摸，却拼命地吻着，似要将对方融化。

月光不知什么时候照了进来，屋子里满是雪色。夏一钧睁开眼睛，望见董洁安详地躺在身旁，肚子微微起伏，洁白的大腿如一棵玉白菜。他便枕在这玉白菜上，甜甜地闭上眼睛。情爱就像一张毛毯，盖在夏一钧的身上，抚慰着他的魂魄，让他忽而想到周正他们身陷囹圄，忽而昏昏沉沉着，忽而又打起了呼噜。

董洁醒来，却道：“你心里是不是想着她呢？”

“谁？”夏一钧在半梦半醒间应着。

“那个女孩。”

“哦，艾欣啊。我白天去见她了。”

“哪里？”

“产房。她生了。”

“她爱你的老同学吗？”

“爱吧。”

董洁“哦”了一声，心中敞亮不少，翻身睡去，忽而又道：“我们也要有后代了。”

夏一钧心里一乐，便道：“孩子生下来，就成了纪念。”

“纪念？哦，纪念。这里安全么？”

“绝对安全。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上一辈子。”

“你要抛弃组织么？”

“是组织抛弃了我啊，我现在连组织都找不到了。”

“你不是可以发报吗？”

“发报就暴露啦，现在只能收，不能发。”

“那你收到什么了？”

“什么也没收到，上海地下党似乎处境也不妙。”

“那可怎么办呢？”董洁推了推夏一钧的脑袋。



“我自有办法。”夏一钧亲着董洁的手、胳膊和肩膀。

他们绞在一起，像伏羲女娲，像亚当夏娃，更像两只鱼首尾相连。他们就在这鱼缸里游啊游的，游十天也是它，游百年也是它，但总有上岸的时候。夏一钧脑子昏沉，却望见岸上一朵雪莲花，便甩了甩尾鳍。董洁满头是汗，还得注意别压着了小宝贝儿。她相信自己的男人，相信未来，相信在这恐怖之夜一样有安全的羊水。

夏一钧吻了下董洁，道：“我想去听听电台。”

“去吧。”董洁温柔地说。

沈秋雨等艾欣和刚满月的儿子都睡熟了，就披了衣服起来，走上阳台。冷风拂面，令他格外清醒，思路也豁然开朗。自己在北平有了家，那么南京那个家呢？情人与老婆，是否可以兼得？南京的老婆虽然不能生育，但很贤惠，还照顾着自己的母亲，而自己的这位小情人啊，实在是争气！

沈秋雨又想到了漏网的夏一钧，他应该还在北平，可他在哪里呢？好想见他一面啊，要是能把他策反过来就再好不过了。他会么？像他这样的共产党，必定有着坚定的信念，就像自己一样。那么，想个什么巧妙的办法呢？

唉，难道北平特组已经完蛋了么，难道再没有对手了么？在江西，共匪红军已经开始长征了，想必老八也在其中。这个楔子打得好啊，可是它会很牢吗？要是老八能扎根下去，那自己不就可以在北平遥看红军一路逃窜了么？想着都惬意！呀，派克笔该干点儿什么呢？他已经回不去了。

沈秋雨望了望夜空，有着发亮的光泽。党国的天空将要下雪，还是已经下了？空气湿润，略含凛冽。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像是在过烟瘾，又像是在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道、儒、法、释这些虚幻的说教他都不在乎。他只看重那些可以成功的道术与思想，看重那些能实现之的工具与技术，包括“水蜜桃”。

“亲爱的，亲爱的，你来啊——！”艾欣说着梦话。

沈秋雨心中一动，想着自己的小宝贝儿已经在梦里都离不开自己了，真是一个奇迹。北平就是诞生奇迹的地方，就是自己的福地啊。

派克笔刚从瑞金回到宁都的家。他一头栽倒在床，熟睡了一阵。当他睁开眼，已是皓月当空。他不觉得饿，就趴在床头，回想着过往的生活。空荡荡的，难道

这就是自己想要的么？唉，对不起他们母子啊。小燕子飞到哪里去了呢？还有那只小雏燕，他们过得还好吗？嗨，连张照片都没留啊。

五娘好惨啊，不过跟自己没关系吧，她不是被流弹击中的么？五娘的死很蹊跷，这里面莫非有什么故事？老五怎么一直不离开呢，他在等什么？五娘到底是怎么死的，她死的时候在想什么，会不会想到我呢？五娘啊，没有你我怎么会有今天呢？唉，也不知是该得意还是该悲伤啊。

国军已完全占领了苏区，下一步怎么行动呢？请示邓文仪？估计他也不知道。问杨秘书长？他也不管我啊。还是找沈秋雨吧，他会告诉我的。自己在苏区这几年，做了啥成绩，他都了如指掌，以后还是得靠他，才能飞黄腾达啊。

派克笔想着想着，又昏昏沉沉起来，便和衣睡去。他梦见自己在天空中飞啊，飞啊，终于追上了前面的小燕子。小燕子回头见是他，倏地飞跑了。他不明所以，追着小燕子，却说不出话来。这时，他看到旁边有一只雏燕也在飞，长得像自己，便俯下身去。那雏燕见他飞来，也跑没影儿了。他只好独自飞着，飞着，感到很吃力，想要下来，却又不能自主，只得把翅膀收了。等他栽到地上，发现自己长了条尾巴，往镜子里一照，是只狼。

一个黑影跳进了派家的小院，领着粼粼月色，像一幅会动的剪纸。这人蹑手蹑脚，拎了把刀，在屋外窗下倾听着里面的动静。他听了半天，觉得屋里的人已经熟睡，便轻手轻脚地捅破窗户纸，伸手进去拨开插销。他打开了窗户，爬了进去。

呼呼大睡的派克笔，正在梦里吃惊自己何以成了狼形。这狼的样子好傻啊，好傻。自己不会是戴着个头套吧？闷死了，好闷啊！

那人举起刀，向派克笔砍去。派克笔这时正巧翻了个身，躲过了刀锋。“噗”的一声，刀生生地砍在床褥上。

派克笔睁眼看见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在面前，吓得把被子一擦，正糊在那人头上。派克笔一纵身起来，抱住那人，把他摞在床上。

那人呜呜地叫着：“去死，去死！”

“老五！”派克笔听出了王老五的声音。

王老五像被刺伤的斗牛一般哼哼地喘着粗气，在被子里挣扎。派克笔死死地抱住王老五，而后伸手到被子里把他的胳膊抓住，才把被子拽走。

“我要杀了你！”王老五喊着。

“为啥？”派克笔从没见王老五这么厉害过。

“是你害的五娘！”



“我？”派克笔轻巧一笑。

“对！”

“不明白。”

“你知道五娘最后跟我说了什么吗？”

“什么？”

“五娘说她最不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司马小燕介绍给了你这个狗特务！”

“我是不是狗特务，等以后你就明白了。我只想知道，五娘到底是怎么死的？”

王老五听了派克笔的质问，忽然大哭起来，却道：“她是自杀的！”

“自杀？为啥？”

“因为你！”

“因为我？”派克笔心里咯噔一下，想自己虽然暗恋五娘，可也没做什么啊，怎么就因为自己呢？便道，“哎，老五啊，你别老是指责我，你能不能具体说说啊？”他在月色下把那把刀收好，而后放了王老五，又点亮了油灯。

王老五像一只不能适应陆地生活的海洋动物，喘着粗气，又趴在床头呜呜地哭着。

像王老五这样的爱哭的男人可该怎么对付呢？派克笔有些尴尬，有些无措，有些起急。他拍了拍王老五的背，道：“都已经过去了，就……”

“就什么啊！”王老五忽地坐起来，“五娘就是因为你的事，受了怀疑，在会上还作了检查，被怀疑是特务。你倒是个真特务，可五娘冤啊！”

派克笔终于明白了，便说：“现在好了，国军来了，五娘的冤可以昭雪了。”

“嗯？”王老五被派克笔的话给说蒙了，“昭雪？昭啥雪啊！我家婆娘在苏维埃政府那里蒙受不白之冤，不就是因为司马会长他们没把你抓住么？”

“所以她就自杀啦？”

王老五断断续续地说：“五娘走的时候，还特别把那张纸条给了我。跟我说，这是小燕子给她老公的。所以我只好把那纸条交给了你。我心里堵啊！”老五支吾了半天，又道，“我虽然把纸条给了你，但我忽然想到了自己。你还有可能和小燕子破镜重圆，而我呢？我又是为什么家破人亡的呢？还不是因为你这个……”

派克笔觉得王老五的气已经没刚才那么大了，便略带悲意道：“唉，我也很伤心。五娘因我而死，我也很感意外。可我这么隐藏身份也情有可原啊。老五啊，你先回去吧，我不怪你，你也别怪我啦。咱们算两清啦，以后还是好兄弟。你若想在这里谋个差事，我一定帮忙的！”

王老五自觉尴尬不已，且浑身不自在，只好就坡下驴，道：“那我走了，把

刀——还我。”

派克笔笑笑，把刀递给王老五。

月光流到床上，濡染着费丽的脸庞。徐恩曾见了，心下欢喜。他还是睡不着，因为要做的事太多。上海地下党的脉络已经很清晰了，还是南方的共产党组织。现在江西苏区被铲除，红军正在长征，正是对地下党下手的大好时机啊。

徐恩曾来到书房，打开灯，从抽屉里取出一叠资料——标名：叶平文。徐恩曾翻开资料，像是在阅读一本久已放下的小说，瞬间进入了状态，津津有味起来。他的眼神里藏着游离的光，不可捉摸，又异常闪亮。他要利用叶平文，又要防着叶平文，防着他投靠戴笠，防着他有自己的小九九。

唉，可怎么弄呢？徐恩曾想到戴笠的那双眼睛。戴笠出身卑微，却爬蹿得极快，在各地抢占特工总部的生意，发展迅速。只是他在对付共产党方面，还显稚嫩。叶平文，的确是一张王牌啊。徐恩曾仰靠在椅子上，为自己曾经的明智而暗暗庆幸。但，怎么才能防戴笠一手呢？

徐恩曾叼着烟斗，慢悠悠地抽着。他不是抽烟斗，而是在抽时间。时间对于他来说，已经绰绰有余。官运亨通，情场得意，还有一个生财有道的老婆。前途、后路皆备，怎不志得意满呢？他磕了磕烟斗，立刻想到了睡梦中的费丽，便停了下来。他不想破坏这夜的气氛，仿佛凝固，又不绝涌动。这是一个乱世，却可用电子工程师的严谨方式来梳理。每个人自有用处，包括叶平文、沈秋雨、戴笠甚至领袖，都是可以调动的资源，都是为着实现一个目标。目标？什么目标呢？

月色如水如梦如幻，照在北平、华北、全中国。大地上有一支队伍在行进，仿佛一条银蛇在穿行。

老八随部队渡过了湘江，望了望江面上的如血残阳。惨烈的战斗，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他都目睹了。残酷如此，他心里实在高兴不起来，都是中国人啊。但他又想到了自己的任务，时下最要紧的还是发送情报啊。可是，现在人多眼杂，干个事儿实在不易。

老八瞥了眼跟前的小红，发觉她特别兴奋。于是老八便说：“小红啊，你怎么还不睡呢？”

小红睁大眼睛，像含了两汪月色：“赵大哥，我好害怕啊。”



“怕啥？”老八坚毅地说。

小红语气柔和道：“过湘江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战友的死尸，还有满江的红。黄昏时分，阳光一照，唉。现在枪声还在耳边呢，子弹嗖嗖的。睡不着啊！”

“睡不着，就趴着想会儿工作吧。”

“好。”小红乖乖地换了个卧姿。

“我想啊，咱们小组应该做一个榜样，就是要苦练发报基本功，能够达到盲发的水平。”

“哦，那我的手指还不得脱几层皮啊？不过呢，既然是革命工作，我就练吧。能练出个神指功也不错啊。”

“好啊，你有这志向很难得啊。另外呢，就是要把那些已发的电报整理成册。”

“就我来干哪？”

“对啊。”

“又练神指功，又练数文件。赵大哥，你想累死我啊？”

“你革命热情高啊，我这也是因人论材啊。你学会了这些，以后就可以接我的班了。”

“那小丁呢？”

“他么，还不成熟。”

“赵大哥，你这么信任我啊！”

“我主要是觉得你吧，听话。以后，我会教你很多的。”

“好啊，赵大哥。我参军也好几个月了，现在才找到了感觉。”

“哎，上次我单独发报，那是事出有因。如果有人问起来，你一定要说自己也在场啊。”

“赵哥，你怕啥呢？”

老八借着月光淡淡一笑，道：“我也不怕啥，但毕竟违反了规定。我不想让人知道这点，我自觉是个老兵了，我……”

“大哥你放心，我不就是出去了那么一会儿么，我相信你。”

“对。很多事情就是越抹越黑，啥都不抹就没事啦。”

“是啊，是啊。”小红不住地点头。

小丁不知啥时候出现在小红身后，被老八一眼瞥见。老八忙道：“小丁，你去哪里了？”

小丁不紧不慢道：“我去解手了。”

“哦。”老八调笑道，“发现什么没有？”

小丁不明所以地说：“没有啊，我只发现小咬很多。”

“着凉没？”小红笑道。

小丁便道：“我没着凉，但吓着了。”

“看到妖精了？”小红又笑道。

“我还发现了一条蛇。”小丁语气阴森。

“啊，哎呀！在哪儿啊！”小红急了，双腿乱蹬。

老八知道是小丁吓唬小红，便不在意，却对小丁的耳朵不放心，问：“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小丁瞧了眼小红，道：“是啊，窸窸窣窣的声音，不像树叶声，而且在我屁股的下方。”

“哦，原来小丁是用屁股听音乐啊。”小红咯咯笑道。

“别那么大声。”老八提醒小红，继而又对小丁说，“你还听到什么了？”

小丁奇怪地反问：“还有什么？”

“比如枪炮声？”老八提醒着。

小丁笑道：“有几声，还很远吧，像是冷枪。”

老八这才放心了，因为他也听到了。这说明，小丁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和小红的谈话。于是他便道：“好了，赶紧休息吧。”

曾五带着温炳德和曹丹，昼夜兼程赶往红十二军军部。他不能给那里发报，怕电报被 008 截获。于是他们跋山涉水，有时还得躲避国军的巡逻兵。夜风徐徐，明月相照，曾五心中的焦虑减弱了不少。彻夜赶路虽然辛苦，可身边的这一对总是能给自己带来乐趣。他步伐稳健，像是 008 即将出现似的。

一旁的曹丹又走了会儿，却道：“好累啊，歇会儿吧。”

温炳德瞥了曹丹一眼，说：“歇会儿？要是 008 跑了咋办呢？”

“咱们又没打草惊蛇，他怎么会跑呢？”曹丹一屁股坐在地上。

温炳德歪头一想，说：“也是啊。”便顺势也坐到了地上。

曾五瞧着这二人一唱一和的还是那么默契，便半严肃半玩笑道：“你们这是在拖我的后腿啊。不过呢，看在这么美的月光的面子上，就休息一会儿吧。”

曹丹嘻嘻笑道：“组长，你说 008 见了我们会有啥反应？”

曾五觉得这问题有趣，却没吭声。

温炳德却道：“我们作为上级，有紧急任务去接洽，他会怀疑什么呢？”

曹丹看了眼曾五，道：“他会不会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出现，是有特殊事情呢，会不会很快就怀疑到我们呢？”

曾五便道：“曹丹担心得很有道理啊，我想我们还是得换种方式去啊。”

“换什么呢？”曹丹急问。

“这个，我还没想好啊。”曾五怅惘地望着头顶上的月亮，像是在寻找桂树下的灵感。

曹丹忽然说：“好像有动静。”

曾五侧耳听了听，小声道：“快藏好！”

戴笠回到家的时候，毛秀丛还在客厅里等他。毛秀丛肤色偏黄，头发有些凌乱，站在那里瞧着自己的丈夫，好似在等待他的命令。她见戴笠没吭声，便说：“回来啦。”戴笠望着老婆“哦”了一声，便径直往卧室走去。毛秀丛默默地跟在戴笠后面，像是个刚进门的小媳妇。

戴笠听到身后毛秀丛的脚步声，便暗自唉叹一声。已经二十年了，婚姻愈发令自己憋闷。老婆是个乡下人，很勤劳，也很庸俗。自己已经在首都发迹了，也把小舅子安排在特务处当了总管，可那股子不平还是在心中涌动。自古英雄配佳人啊！自己立志抗日，也要有一位美人可与这个国家一起成为自己拯救的对象。

戴笠走进卧室的一刹那，停下了脚步。他眼前又出现了胡蝶的身影，那一颦一笑就出现在镜子里，那妙曼身段就横陈在床上。戴笠快步走到梳妆台前，却嗅到了老婆的气味儿，不免兴趣索然。他转眼看着床榻，见毛秀丛正在那儿铺床，便生出无限的厌烦，便道：“你别弄了，我等会儿就走！”

毛秀丛疑惑地看着戴笠，却装作没听见，继续理着。

戴笠上前抓住毛秀丛的胳膊，道：“你没听见吗？”

毛秀丛慢条斯理道：“那我也要睡呀。”

“哦，那你理吧。”戴笠嘘了口气。

“你去哪儿？”

“我要去上海。”

“你不是才从那边回来吗？”毛秀丛拎着心胆说。

戴笠不耐烦地一挥手，像是要把这二十年的记忆也挥走似的。一股气流从戴笠的袖子里钻了出来，在屋子里游动，飘向毛秀丛。顿时，风铃响了一声。挂钟

也响了，已经晚上十一点整了。

毛秀丛一激灵，以为戴笠身体出了毛病，便说：“你要不要休息一晚再去啊？”

戴笠轻轻摇头，决然转身，却道：“很急。”

“哦，那我帮你收拾收拾。”毛秀丛急切道。

“收拾啥，我在这里没东西。”戴笠语气灰灰的。说罢，他便出了卧室和家门。

毛秀丛愣愣地看着丈夫的背影，眼里湿润，却捂住了嘴。

戴笠说得没错，他确实要去上海。只不过这次去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逃避。他要逃避的不仅是毛秀丛，还有婚姻，更有自己做瘪三的那段历史。

叶霞娣和赵霭兰来了。她们是特务处里有名的美人儿，也是戴笠的两个女秘书。以前，在外地的戴笠有重要情报要向校长汇报的时候，都会带上这两位佳人乘车赶往南京。现在，他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在两位秘书的陪伴下去上海巡视了。

吉普车里的戴笠，望着满月，心中也明亮了不少。他搂着叶霞娣，靠在后者肩头，甜甜地睡去。赵霭兰借着月色冲叶霞娣使了个眼色。叶霞娣便道：“戴老板怎么这么疲惫啊？”

赵霭兰笑笑，轻声说：“许是跟老板娘玩累了。”

叶霞娣清朗一笑，说：“老板这么晚了还去上海，有大任务啊？”

“也许吧，你看把他给憋得。”赵霭兰拍拍戴笠的脸。

“说什么呢，你们？”戴笠忽然醒了。

月亮照在华夏大地，照在山峦江河，照在灰墙华屋，都是一样的光。这月光濡染着大地上的一切，让树木变得纯洁，让胡同变得亲切，让窗户变得轻盈，让地面变得雪白，让每个仰望月色的人变得痴情。而新的故事，就在这月光当中开始了……

2. 闷炉

沈秋雨一早起来，就让马云把胡尚叫来。胡尚有点紧张，便一直在那儿捏自己的虎口装牙疼。沈秋雨看了出来，便叫胡尚喝茶。胡尚喝了一口，竟然洒了。沈秋雨笑道：“烫，放放再喝吧。”